

月下人影

8239
H277
268
673.5
6802.5

3.5365

月下人影

Hardy, T.

英·哈代作

譯者：許地山



目下大過

三十二學四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

環流書局印行



FUDAN JF20000063245D 复旦图书馆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0003

月下人影

定價國幣十元

著作者 哈代

譯註者 林倫彥

挿圖者 新波

發印人 梁劍冰

發行所 環珠書屋

總發行所 廣州府後街 環珠書屋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者小記

四三個月前徐評（伯評）兄從上海回到內地，談到胡仲持兄還有幾位朋友，備多編印點英語文學的小冊子，並且推荐了譯者也幫幫忙。現在的朋友中，知道譯者與英國文學有過一點因緣的也許就是伯評兄吧。我們是中學同學，十八九年間是常常混在一起談天說地的。也就在那幾天，伯評兄交了一部分他的近著叫我看看，給他一點意見。往日的生活空氣似乎又瀰漫在我的周圍，彷彿在暮夜人靜的時候，從遠處傳來久別的鄉曲，我油然的燃起青年時的詩的舊夢，而且現在似乎更感到無限的珍惜。於是找丁

幾本在朋友那裏還找得到的舊書，一本正經的翻譯起來了。一冊是基辛的散記，一冊就是本書。

現代英國文學的五鉅子中，蕭伯納謂若觀火的針砭人間的一切愚昧；高思華綏嚴正的拷問現社會的冤抑與不平；韋爾斯展覽着他的偉大的夢與廣博的見識；班耐德趣味盎然的暴露現實，對青年又循循善誘；唯有哈代却躲在維斯色斯，寂寞的吟誦他的詩篇，畫着寂靜悠遠而沉痛的畫幅，但他的藝術的明快細緻，筆調的簡鍊清澈却完成了不朽的一格。

本書更是一篇爐火純青，一筆不苟的藝術品。好像一位老棋手，第一個子與最後一着棋有它的一脈相承的綫索。每一個段落有它的焦點。全文好像甚麼都沒有道破，可是什麼都印在讀者心中，由你自己去玩味，由你自己去誇張。



只是兩種語言的習慣，據說比起人種的頭骨的差別還來得厲害。而文學的翻譯又是除了「真」之外更要求「美」；譯筆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原文每一句話的構成成分，不如說是它所表達的思想與境界。一篇譯品恐怕就看譯者對著者的理解程度以及他對本國文字的運用能力吧。一動譯不僅是語學的問題，而且是文學的問題。譯者對這篇文字以前曾利用多少日對照學過日文，動筆翻譯之前，也曾有一個多月的準備，然而翻譯的時候，十一月的月色也實在相當明媚，我的心情說也奇怪好像特別整暇，文學的靈感使我的藝術靈感也燃燒起來，譯文也許更著重用可以朗誦的韻律來傳達原著所表達的境界。對於用古詩作英漢對照的讀者，這未必只是一種難解。

然而，我們的工作的動機，究竟是有一點英漢對照的小冊子以與學習的朋友共同鑑賞，因此在原文後面附錄一點註釋。本籍的原文似乎比較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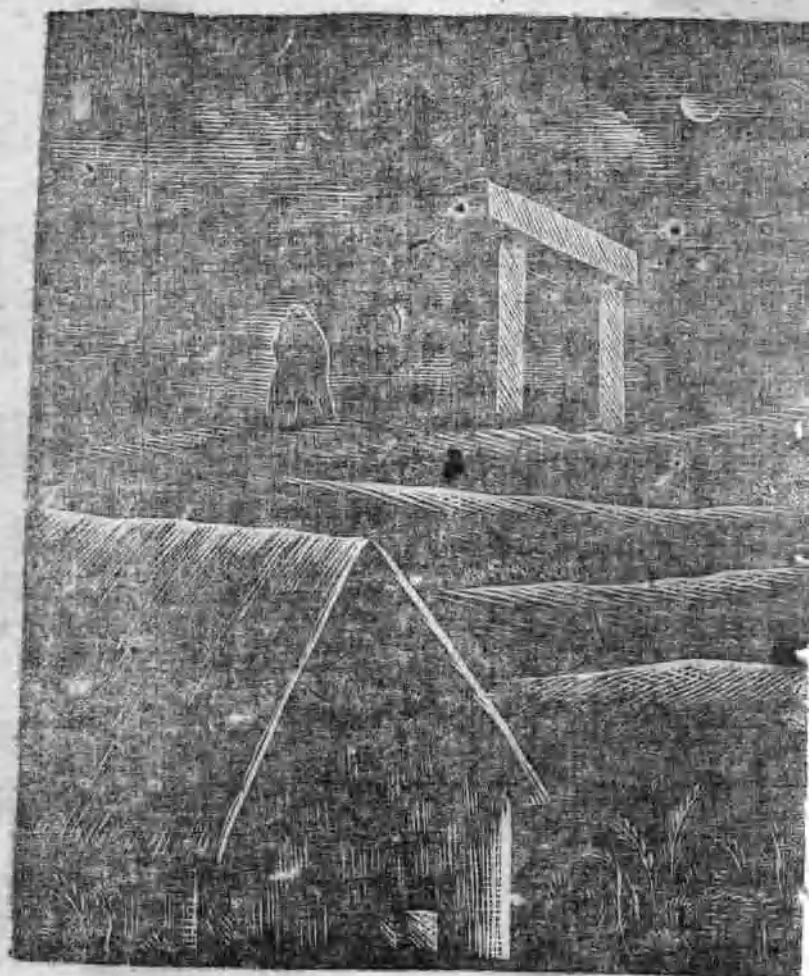
深，並不是For the Beginner的，因此註釋也略為少點。同時譯者還要附帶聲明的是：有一部分註釋是引用日人澤村寅二郎的，並且書名也接受幾位留東同學的建議，就沿用日譯的譯名。新波同學看了這書，起了藝人的靈感，為本書作了幾幅插圖。兩張封面，實在增光不淺。胡仲持、羅展鵬兄弟對照原文，謝艾琴同學參照日譯代校一遍，特別在這裏致謝。最後譯下哈代的一篇小傳，結束我這篇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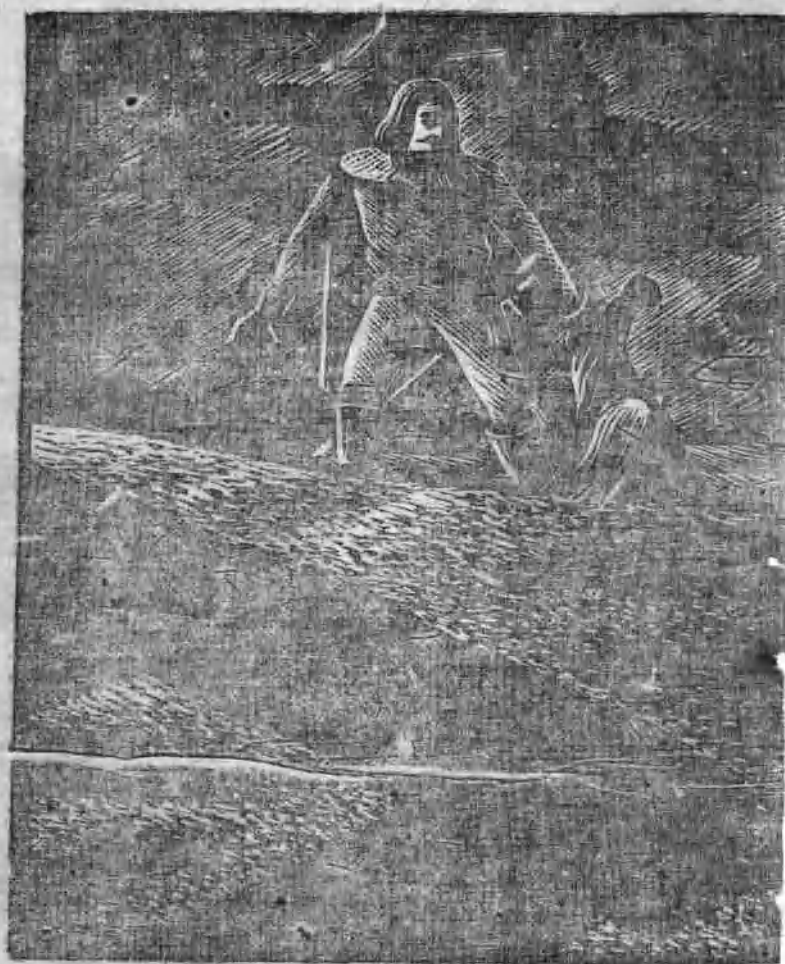
譯者小記

湯慕思·哈代是英國自然主義派的鉅子。長於描寫具有地方風味的田園生活。氏認為遺傳與環境對人有無可抗拒的影響，作品中常帶着很濃厚的宿命論與厭世色彩，筆調自成一格。一八四〇年生於上波漢東。以後他的詩歌與小說都取材於此。十七歲的時候決心作一個工程師。最初在杜萊市學工程。以後到倫敦作專門的研究，還得過

獎狀獎金。這時他已對詩歌開始發生興味了。隨後他發現自己的小說天才，結果在這方面露了頭角。「無名賢德」一書出世後，他一躍而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之一。不過這書所主張的性道德與傳統的道德距離太遠，當時頗為一班道學先生所攻擊，哈代在憤懣之餘，擱筆不寫小說，又從新埋頭於詩歌的寫作。自一九〇四年起，用了八年的時間，以拿破崙戰爭為題材，寫了一本詩劇「君王」，把他的人生觀一道出。氏死於一九二八年。

卅一，十一，二十一，譯者。







目次

譯者小記·····	一六
月下人影·····	一五〇

第一夜

雍容儒雅的公安法官，這故事的事實是由他負責的，可惜，現在已經物故了，總是以「如畫的月明之夜，迷離的人影」這套調子打閉話頭。就是在今天，要是下文還好的話，也算得很妙的閉場白。

（他總說）聖誕的月兒對着高原板起一張冷臉，高原却反射着寒霜的

微光。這樣的纖細，只有近在咫尺的一隻眼睛才能分辨。這隻眼睛，他說，是一個牧羊兒的眼睛。就事今年齡，他的年紀未免太輕了，站在每當產羊初期，牧人慣用的帶輪小麥架裏，從惺惺茫然的向外面看。

這地方叫產羊場，在麻布里山莽榛未開的牧場中算是隱蔽之處。要是你自西而東循着關門大道，橫過維斯色斯中部，經歐不力克溪向惜思與布力思托那方向走，正經過這裏。茅寮所在的地方，地面高燥，除了北邊，都很開曠，數里開山巒起伏。在北邊，長着一帶又高又粗大的金雀花，枝繁葉茂；另外的一叢分生在前面。這叢金雀花却是中空的，在裏邊，前述的茅寮正巧把它用來作地基。這樣一來，可就完全躲過了風雨了。除非經過那狹窄的入口，簡直看不到不見。可是在茅寮的兩個小窗前面，金雀花的枝桠都剪掉了，裏邊的人也就可以看羊了。

在後面，一片金雀花叢所形成的屏障，用柵子打了一遭垣牆，再牆上金雀花的枝葉，把它人工的改良了。在垣牆裏，轉着有名的麻布里山的八百羊羣。

在南邊，年輕的牧羊兒懶洋洋的望着的方向，在月光傾瀉的草原上，只有一座建築物矗立着，就是替伊德教的三石塔。用三塊長方形的石頭蓋成一道門，兩塊豎起用作兩柱，一塊橫起用作門楣，這幾塊石頭都經過千萬寒暑的剝蝕與浸襲，可是現在還沒有損壞，看起來還很像個樣子。在月色下好像鏽了鏽似的，更加美麗。這殘壘在本地叫作鬼門關。

沒有多久，一位老牧羊人從母羊的方向走過來，眼睛中把四處打量一番。用訓誡的口吻問這孩子：「你嗣了？」

孩子吞吞吐吐的不承認。

他

牧人說：「那麼我回家去休息幾點鐘。我看這兒該沒有什麼事了，直到天亮，母羊都無須招呼——要的話，那也是怪事。只是照例矩我們總得有一個留在這兒，你就在這兒，聽見了嗎？你白天可以睡，但不可不行。要有什麼事，你可以十分鐘內跑到我家裏。現在沒有給你預備燈燭，只是，這禮拜是聖誕節，別人都放假，你也不用不着整夜醒着，可以在椅子上睡，舒服一下。可是，你要留心，一覺不要睡得太長，鬼門關的影子移動了約莫一尺八寸的時候，你可要起來看看母羊。」

孩子不置可否，老年人用曲柄杖把爐火撥弄了一下，面對着他的伙伴把門關起，也就走了。

到了產羊季節，這不過是每天晚上的因循故事，孩子對這差使毫不詫異，在爐旁燒了一會兒稻草自娛。於是跑到外面看看母羊與新生的羔羊，

回來便坐下，終於睡着了。這是他看筆的照例文章，固然，這星期特許他打打瞌睡，但事實上，在已往的夜裏他早就這樣辦了，一直的睡着，總要到黎明三四點鐘，被老牧羊人用曲柄杖在他肩上一打了一下才醒。

大概在十一點鐘左右吧，他醒了。他很驚奇，明明沒有人叫他，又沒有人打他，居然醒了。可是他又一想，那怕看不見影子，定有什麼人在叫他，於是對着羊那方面打茅寮的小窗戶往外面望了望。羊可都安靜的躺着，跟他去查看的時候一樣，一點聲音也沒有，而且，景色依然，連一個影子都沒有。他又向對面的窗戶看了看，這兒，情形可就不同了。寒霜在月下還是一樣的燦然，錯落的金雀花看來一樣的像些黑點子，前面三石壩，像魔鬼似的站在那裏。可是在三石壩前面，站着一個人。

鷓鴣看清楚了，他不是牧羊人，也不是莊稼漢，穿著一身青，體態極長，